

# 铁血军文 ★ 3 ★ 史诗巨著

张涛眼睛里全是血丝：“这是老子的兵！这就是老子的兵！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兵！”

秀書堂  
泓澈文化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天使奥斯卡 = 作品

1911

新军

# 铁血军文 ★ 3 ★ 史诗巨著

1247.5/1427

:3

2008

天使奥斯卡=作品

1911

新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1 新中华.3/天使奥斯卡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755-147-8

I.1…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207 号

1911 新中华 3

作 者: 天使奥斯卡

策 划: 张国岚 李艳明

责任编辑: 李 爽 李 伟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mailto:hspul@163.com)

印 刷: 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张: 23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147-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CONTENTS



XIN ZHONG HUA

## 第三卷 一统之路

第五十八章	冲突 .....	3
第五十九章	战意 .....	9
第六十章	民族利益 .....	15
第六十一章	开战前夜 .....	21
第六十二章	序战 .....	27
第六十三章	炮火地狱 .....	33
第六十四章	民气 .....	39
第六十五章	进展 .....	45
第六十六章	大雪安魂曲 .....	51
第六十七章	最血腥的一夜 .....	57

## 第四卷 世局绸缪

第一章	日军的惨败 .....	65
第二章	博弈 .....	72
第三章	谈判 .....	78
第四章	大选开始 .....	84
第五章	北方风云 .....	89
第六章	酝酿决心 .....	95
第七章	挺进南满 .....	101
第八章	国家统一安全委员会 .....	107
第九章	未来(一) .....	113
第十章	未来(二) .....	119
第十一章	未来(三) .....	125
第十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一) .....	131



XIN ZHONG HUA

# CONTENTS

1911  
新中华

第十三章	黎明前的黑暗(二)	137
第十四章	黎明前的黑暗(三)	143
第十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四)	149
第十六章	黎明前的黑暗(五)	155
第十七章	诞生	161

## 第五卷 新世界

第一章	奠基(一)	169
第二章	奠基(二)	175
第三章	奠基(三)	181
第四章	奠基(四)	187
第五章	奠基(五)	193
第六章	奠基(六)	199
第七章	奠基(七)	205
第八章	新年	211
第九章	解决(一)	217
第十章	解决(二)	223
第十一章	解决(三)	229
第十二章	解决(四)	235
第十三章	解决(五)	241
第十四章	解决(六)	247
第十五章	欧美局势研究会	253
第十六章	面向未来的陆军	259
第十七章	海军之春	265
第十八章	内阁的动向	271

# CONTENTS

# 目 录



XIN ZHONG HUA

第十九章	新府院之争 .....	277
第二十章	双管齐下 .....	283
第二十一章	转折和惊变 .....	289
第二十二章	路向何方 .....	295
第二十三章	审判(一) .....	301
第二十四章	审判(二) .....	307
第二十五章	新的开始 .....	313
第二十六章	大战前夜(一) .....	319
第二十七章	大战前夜(二) .....	325
第二十八章	大战前夜(三) .....	331
第二十九章	大战前夜(四) .....	337
第三十章	七天 .....	343
第三十一章	大战爆发 .....	349
第三十二章	决死冲击 .....	355

第三卷

---

一統之路

Yi Tong Zhi Lu

---





## 第五十八章 冲突

辽河岸边的大雪下得连接地，一小群骑兵在他们胆大包天的团长的亲自带领之下，以雪为最好的掩护隐秘地前进。但是这场大雪虽然很好地遮盖了他们的行迹，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不好的副作用，能见度实在是太差了！他们一路行进过去，人眼全是一片洁白，哪里能看见日军的动向！

侯明骑着马突然在前面立定了，后面的队伍不知道团长发现了什么，都警惕地取出骑枪来，散开了队形。侯明笑骂道：“都他妈的给我靠过来！老子有话和你们交代！”骑兵们放松了一下，都笑着围了过来，雪粘在他们的眉毛和脸上，每个人都变成了小老头一样。对于在这种鬼天气当中充当尖兵出来搜索探路，没有人有半点怨言，所有人都士气高昂。

侯明看着他们，皱眉道：“兄弟们累不累？”底下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累的，有说不累的，有的在乱开玩笑的。归根结底到一个意思上面就是：老大你有什么命令，尽管说吧！

侯明擦了一把脸，看着雪花在他的皮手套上面融化：“弟兄们，这种鬼天气，要查清楚辽河南岸日本鬼子的分布，不撞到他们大本营里面是看不清楚了……我们就这一百多号人，鬼子至少有两三千吧！日本能叫做兵团的部队，都是师团的规模了。大家觉得该怎么办？”骑兵们看着他们团长眼光闪烁外加一脸的坏笑，都知道他拿定了主意。大家都是当初在蒙古大草原上同生共死出来的，谁还不知道他们团长那个德行，都板着脸等他说话。



侯明无趣地耸耸肩膀，眼光炙热得像要把雪都融化：“我们找一队巡逻的骑兵小鬼子，干他一家伙！抓几个活的大概不难！但是大家记好了，见了师长上交战果的时候，谁都要说是小鬼子先他妈的动手的。谁要是大嘴巴乱说，我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骑兵们轰的一声都笑了起来，纷纷赌咒发誓：“团长，你带咱们打东洋萝卜头，咱们还能这么没眼色出卖你？放心，谁要是乱讲话，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生儿子没屁眼！”侯明用力地一击掌：“咱们散开队形，相互之间保持目视可以联络的距离，发现鬼子了就迅速靠拢。敌人要是还是一个小组的规模，我们就打他妈的！”

安蒙军所属中央陆军第一师直属狼居胥骑兵团一营二连的一百多名弟兄们立即按照侯明的命令，张开了广大的正面，向前搜索前进，每个人都提着精神，浑身兴奋得燥热。江北军系统每天的三操两讲课中，什么时候不讲甲午这类的国耻？这次安蒙军出动来扫平满洲分离独立势力，谁都知道他们背后是日本某些野心家在撑腰。打这些满洲人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摧枯拉朽，没什么味道。下层官兵没高级军官那么多顾忌，都跃跃欲试，巴不得和被吹到天上的日本鬼子关东军见上一仗，打疼了他们就老实了！每个人都恨不得马上撞上一队小鬼子，好干个痛快。枪都被他们贴肉放着，把枪机保护好，到时候马上就能使用。唯一的问题就是，小鬼子怎么还不出现？

日军关东军第五广岛师团的直属骑兵第五连队第四中队一小队的二十三名骑兵，正在向南面搜索当中。连队本部接到的命令就是在这次演习进行当中，该连队必须在辽河南岸展开广大正面的搜索行动，务必要查清楚安蒙军北上的动向，如果发现了就要一直和他们保持接触，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能通过辽河北上。必须严厉而坚决地展示日本军的态度，就是军事演习区绝对不允许华军通过。必要时，可以严正而毫不退让地表明日本军这种庄严的态度。

日本骑兵少尉福田荣治接受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说实话，这种充满了腹艺技巧的上级军官的指示，初听的时候会充满对长官的敬畏，觉得他们说话下命令实在是太华丽太有水平了。到了后来遇到实际情况就觉得头疼，他们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自己要怎样执行命令才算他们心里真正想做的？这个二十二岁的少尉微微有点怨气地带着自己的小队在大风雪中展开巡逻，他们要在这鬼天气中整整搜寻六个小时，才能回营地吃上口热饭。

但是这一切对于光荣的广岛师团下属的骑兵部队来说，再大的艰苦都在忍受范围之内。福田荣治也没有半点抱怨这场大风雪的意思，他心里面只是在琢磨，要是遇到了支那的那个所谓的安蒙军，自己到底该怎么样表达日本军庄严的态度呢？是干脆用枪射击，还是用马刀的刀背去砍他们？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骑兵的脸都被大围巾包了起来，在福田荣治的沉思当中，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右翼和一队散开的骑兵在很近的距离交错过去了。

他们未能发现安蒙军的骑兵完全是因为安蒙军特制的这种适合于雪地作战的大衣，骑兵是皮面的，步兵是斜纹呢子的，反过来就是白色羊毛的里子。这是雨辰

特意指示定制的冬季作战的军装。在两队骑兵交错过去的时候，福田荣治没有发现安蒙军白色的人影，而安蒙军最左翼的一名骑兵却在大风雪中看见了穿着黄色军大衣向前缓缓前进的日军身影。总算逮着一条大鱼了！

福田荣治的小队成三角队形，向前缓缓前进着。前面是三四个骑兵的尖兵，后面才是小队的主力。全小队有二十三支骑枪，二十二把西洋式马刀和一把小队长家传的日本军刀。其他装备就是一概欠奉了。而悄悄地从他们后面摸上来的骑兵团长，因为作战勇猛大胆被手底下士兵戏称为“炮灰侯”的侯明，正带着一百一十四名骑兵、一百多条德国式骑枪、一架刘易斯机关枪，每个士兵还携带着四枚民元式手榴弹，加上不少士兵都有自来德式手枪，不管从兵力还是火力上面都远远超过了福田荣治带领的这一小队的骑兵。侯明带领的骑兵从后面绕了个圈子，散开了队形，以快步赶了上去。看着慢慢向前行进没有反应的那一小队日本骑兵，侯明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好大的一块肥肉啊！

满天风雪掩盖了一切的声息，直到自己背后一片爆豆似的枪声响了起来，福田荣治和他手下的骑兵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侯明指挥手下整整一个骑兵连集火射击，先打他们一个闷棍，哪个日本鬼子能活下来就各安天命了。一阵枪声响过，十几个日本兵就栽下马来，这么冷的天这么厚的军服，连血还没流出来人就已经没了动静。还有不少马同时被打倒，将马上的日本骑兵甩了下来。刘易斯机关枪还吼叫着，把试图转身抵抗的日本兵一个个按倒在雪地里，机枪的响声在雪地里显得发闷，直到一个弹鼓里面五十发子弹全部倾泻出去这才停止射击。这一小队日本兵已经没有能站在地上的了。每个士兵都打完了一夹子弹，呼啸着就过来看看有没有日本兵还活着，他们是要带一两个活口的呀！

侯明骑在马上抖着自己那支打光了子弹的自来德手枪，这一仗实在太不过瘾了！没有骑兵的互相冲撞，没有马刀的大力砍杀，这些日本鬼子连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他大声地下着命令：“看哪个萝卜头还活着，好生服侍着，千万别让他死了，咱们的情报还要靠他们嘴里挖出来呢！”

福田荣治在枪声一响的时候腿上就中了一发子弹，接着自己的爱马一声悲鸣重重地一跳，将他甩下马来。他整个人一头栽进了冰冷的雪地当中，接着自己的坐骑也摔倒在自己的身边，一条马腿压在了他背上不住地抽动。听着子弹在他头顶嗖嗖地掠过，人马惨叫嘶鸣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他想跳起来抵抗，但是受伤的那条腿怎么也使不上劲。他想把自己背上背的骑枪摘下来，但是枪上面还有马腿压着，竟然毫无办法。他咬着牙趴在雪地上面，头脑一片混乱懵懂。他们遇上什么敌人了？马匪还是安蒙军？怎么就有人敢在这片土地上向他们大日本帝国最精锐的陆军开火射击？这个时候他竟然一点也想不到别的东西了，就看见面前一个士兵从死马上面挣脱下来，正在取背上的骑枪准备抵抗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发子弹同时击中了他，那个士兵像触电一样在那里舞蹈，然后就惨叫着摔倒在自己的面前。福田荣治认得他是自己手下一个叫做广平次郎的广岛农家子弟，三年的老兵，现在身上不知道被打出了多少窟窿！过了似乎很短又似乎很长的时间，枪声终于停歇了



来。然后就听着敌人发出古怪的呼啸声音向这里驰来,似乎还在翻检地上有没有活人。他想起日本陆军的战阵训,自己是日本军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活下去当俘虏!他咬牙摸着了肋下挂着的那把祖传的军刀,将刀把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几十个安蒙军的骑兵一路翻检着尸体,要不是已经死得透了就是只剩下一口气,在这大雪天里面也活不了多久了。侯明坐在马上一边给自己的手枪压子弹一边发着脾气:“他妈的一帮兔崽子,下手就不能轻点?要是没个活口咱们还得去找,再碰上这么巧的事情除非做梦!真打起仗来一个比一个手都黑!”骂完手下的士兵又开始骂这队倒霉的日本鬼子,“你们这帮萝卜头,就不知道长结实一点!一发子弹打不死该多好?省得咱们这么费劲巴拉的。你们爹娘造你们出来没点灯?怎么这么不经折腾?”

他在那里骂骂咧咧,两个安蒙军的骑兵搜到了福田荣治那里,死马的腿还在他背上抽搐。一个骑兵抽出了马刀,一刀从战马的脖子上面刺了上去。当骑兵的都是爱马的,谁也不忍心战马再受折磨。就在战马发出最后一声哀鸣的时候,一直趴在地上的福田荣治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声,癩着腿就跳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爆发力。他举着军刀高高扬起,就想对着身边最近的一个安蒙军骑兵砍下去。那个骑兵明显被吓了一跳,完全来不及反应。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当的一声枪响,一发7.63毫米的手枪子弹准确地把福田荣治手中的军刀从中打断。巨大的冲力还带得他手中剩下的半截军刀脱手飞了出去!然后就听见侯明在那里举着手枪欣喜地高叫:“还有个活的,还是肩膀上面带花的!把他给我抓住了!”十几个士兵都扑了上去,赤手空拳的福田荣治竭力挣扎,还是挨了几下重的,被七手八脚地按进了雪地里,几个人就开始动手捆他。福田荣治虽然胳膊都快被扭断了,但是他一点都感不到痛,屈辱的感觉还有即将沦为俘虏的巨大恐惧让他的眼泪都下来了。天照大神,杀了我吧!

侯明带着一个半死的日本少尉俘虏得意扬扬地赶了回来,第一时间就冲到陶定难面前汇报。在他的口中这次主动偷袭自然变成了他们在搜索前进过程中遇到日本军队的骑兵,第一个骑兵小队不许他们前进,第二个骑兵小队却先开火射击,自己不得已还击,以无一伤亡的代价全歼日本兵一个骑兵小队,生俘一名日军骑兵少尉。他们在路上也想让这个日本鬼子开口,但是给他揍了几下狠的,他也只是嚷嚷着他们听不懂的话。看那挣扎的激烈程度,估计想寻死的可能性居多。

“师长,我们一路搜索,很短时间就先后碰到两支日军骑兵小队,这种警戒密度,怎么样也有好几个中队的骑兵形成搜索警戒线!前面一队骑兵说这里是关东军广岛兵团在演习。我估计小鬼子怎么样也有几千人把辽河封锁了!他们就是存心不想让咱们过去!能见度太差,我们为了安全,没有继续搜索前进了。但是抓了个活口,只要撬开他的嘴,什么都能知道了,咱们总能拿出个应付的办法出来!”

陶定难还没有开口说话,旁边的奉军少校韩麟春已经发怔地叫了出来:“你们打光了一个日本小队?老天爷!这是要惹出大事情来的啊!”

侯明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了骄横的神色,哼了一声道:“就是老子打的,又怎

么样了？难道把这帮日本鬼子当祖宗敬？就是关东军全部都在面前，老子的骑兵团一样在里面杀个七进七出。小日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面搞什么军事演习，还不是帮那些叛匪撑腰？拉屎拉到我们安蒙军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们？”他用无比轻蔑的目光看了韩麟春一眼，觉得和这个北洋军官没什么说的，他心里也一直耿耿于怀老参谋长孙裳的死，自己在那里喘着粗气。

韩麟春没有理睬侯明对他的态度，朝着还在沉吟的陶定难急切地道：“陶师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啊！我知道为什么没有碰上咱们师长派来迎接的队伍了。一定是关东军在这里搞演习封锁了辽河，他们迎接的队伍过不来！但是现在怎么闹出了伤亡事件？关东军在东北无事还要对石头踢三脚呢，现在给他们这个借口更让他们能掺和进这个事件里面了。我们张师长一直在对日本人竭力忍让，就是怕局面变得复杂。现在终于闹成这样……奉天省算是完啦！”说完他竟然腿一软，坐在了雪地上。对于这个奉军北洋军官来说，擅自和日本关东军挑衅，还杀了他们几十个人，实在是天塌下来一般的事情！

陶定难和在马背上面的王挺对视了一眼，果断地向身边的参谋还有副官下达了命令：“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命令电台台长，限两小时内接通安蒙军总部和后方总参谋部的电台，将日军封锁辽河的消息向他们汇报，请示办法。部队就地停止，构筑工事，准备作战！侯团长，你带领骑兵团向两翼延伸搜索，看日军的警戒范围到底有多长，这次无论如何不许发生冲突！遇到日军阻截，朝咱们的主阵地收缩后退！”他一口气下达完这个命令，王挺在旁边补充道：“还有，命令各部队雪地构筑工事，注意保暖问题，这个天气非战斗减员下来不得了，去吧！”几个参谋、副官包括侯团长都大声地答应“是”，飞快地去了。陶定难却脸有忧色地看着还在飘扬着大雪的天空，最后坚定了自己的容颜。他一把将还坐在地上的韩麟春拉了起来，替他拍了拍身上的雪：“韩兄弟，日本鬼子没什么可怕的。这次的事变，也就是他们挑起来的。我们作为军人，如果连这点和外敌作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如回家抱孩子去了。军人就是等待这个光荣的时刻。”他的语调低沉，但是出奇的坚定。韩麟春听了他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有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陶定难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向韩麟春道：“咱们安蒙军北上，早就做好了和关东军见一仗的准备，现在也正是时候。”

安蒙军所属中央陆军第一师是雨辰系统配备无线电台的五个师之一，电台台长是海军转行，技术没得挑，在陶定难的严令下面，用尽了一切办法在漫天的大风雪中寻找着后方电台的信号。他似乎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容易和后方两个电台要通，断断续续地将紧急电文发送了出去，一看时间，正好两个小时。这个海军出身的中校电台台长一下就瘫了下来，总算是完成任务了！他在这里完成任务只觉得轻松，却不知道后方两个电台收到这里的通报之后的忙乱震惊。

安蒙军一到东北，就和日本军队干上了！等关东军发现了他们骑兵的伤亡，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调兵遣将了！留给后方总部用来应变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现在必须拿出一个办法出来！由于何燧已经和第二师开始行军，



途中不到时间不架设电台。只有安蒙军在天津的留守处收到了电报,他们不过是一个军需处长在那里坐镇,这种事情如何敢自己做主?一边着急地呼叫跟着第二师前进的何燧总部,一边立即将电文转发给松江的总参谋部作战处虎穴作战室,急切地请示办法。

虎穴作战室是在中午吃饭时间收到这个电报的,正在吃饭的司马湛一下就跳了起来!饭盆给他扔得到处都是,满地都是残汤剩菜,他不管不顾地一头冲进了作战室。本来在他们的想法当中,和关东军可能发生冲突是在向南满发起进军之时。那是后方有稳固的奉天城,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怎么开打。现在安蒙军还没到达奉天,在辽河南岸就碰到封锁河防的关东军,而且还发生了冲突!经过千里跋涉的安蒙军没有稳固的后方,可以和关东军一决高下么?这仗打到什么样的规模合适?这里安蒙军和关东军如果大打出手,奉天城的张作霖会不会不稳?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会不会有所动作?所有问题纷至沓来,需要司马湛马上拿出应对的办法出来。他一边朝作战室冲去,手里一边还挥着那份电文下命令:“请司令和吴参谋长马上到虎穴作战室来,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商议!”

## 第五十九章 战意

公元1913年2月1日这一天，雨辰正在高昌庙原来的总办办公室，当年他用作自己在上海军政府都督位置的办公室，现在是他布局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指挥中心，当时正接见着蔡锷将军。这位云南名将在北京半真半假地给袁世凯干过一段时间，却一直通过白斯文和蒋百里、司马湛负责的江北军总参谋部作战处联系，将情报不断地传递给江北方面。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段祺瑞才有所耳闻，这位北洋大将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他自己的公馆里面痛苦而愤怒地咆哮：“松坡误我！”刚愎的段祺瑞自然将去年年中南北会战中自己指挥失误、调度无方、还有众多北洋军的军无斗志和装备不善导致的最后失败，完全归咎给了蔡锷。这对段祺瑞来说自然是一种安慰，但是在雨辰看来，就算没有自己安排的那些草灰蛇线，北洋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毕竟是一个旧的时代，在新兴势力在地平线那头蓬勃升起的时候，他们为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殉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些他们自己未必明白，就连雨辰，都只有些隐隐约约的感觉。

蔡锷看起来有些消瘦，他才到上海，雨辰就请了美国的医生为他治疗他的喉部疾患，医嘱是新鲜空气和静养，最好能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度一段时间长假。但是现在这个正是紧张的时候，蔡锷拒绝了雨辰送他去美国疗养的计划，还是留在了上海。这个大时代正在激烈变迁，蔡锷不想置身在外。

雨辰看着蔡锷精神不错的样子，朝他微笑道：“松坡先生，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最近吃东西怎么样了？正常吗？每天还是去跑一圈马？”他隐约猜到了蔡锷的来意，却想避免这个话题，语气中尽是避重就轻打哈哈的意思。对蔡锷他虽然敬



重,但是还没有到交心的地步。

蔡锷看着雨辰故作轻松的样子,不禁摇头苦笑:“雨司令,这次真的要多谢您了,到了上海就安排我检查治疗,美国医生说我的喉咙再拖一下的话,很可能就发展成癌症了。您这可算是救了我一命!在上海住得也很安逸,还特别为我配足了勤务人员,住的大洋房,连我爱骑马的习惯都照顾到了……这叫我说什么才好?说句不恭的话,您这个岁数,知道收揽天下英才的手段,已经不亚于当时的袁慰亭了。”

雨辰本来满面含笑地听着蔡锷的话,一听到他说袁慰亭,心下一沉,但蔡松坡轻巧地又把话题转过来了!他昨天晚上和陈卓谈了快一夜,正布置了将在2月15号举行的大选事宜的方方面面。哪个党派需要打压,哪些党派可以联络,哪些人物需要什么样的位置拉拢,殚精竭虑地设计出了好些方案,既要做得冠冕堂皇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又要确保自己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实惠。早上这个时候,自己实在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但是蔡锷又来拜门。蔡锷在上海这短短的日子里面,已经有两三封信写给自己,要自己收揽北洋人心,尽量招募北洋旧有人才,说他们有经验,有能力,也是中国现在最有政治经验的一个团体,现在在北中国还是有着一一定影响力。如果能够和他们结合起来,将这些北洋力量收拢在一起的话,自己的强势地位就无法动摇了。

但是雨辰对他的提议,一直不置可否。他心里面也在担心,北洋的力量毕竟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他们和中国的传统势力太盘根错节,有些东西积重难返。将他们结合在自己的麾下,第一和自己手下的基本势力,必定会有矛盾产生;第二,他们的潜势力也的确太大了,万一势大难制,自己将来怎么控制他们?最后的原因就是他心中的那点雄心,他真的想摆脱旧时代的很多羁绊,这样他才能放手以他自己的方式,打造出带有他个人烙印的新中华,北洋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啦。但是这些话,他却不能放心地对蔡锷说,甚至对自己的嫡系手下,都不能说得清楚明白。很多时候,自己的心思,需要手下来揣测。如果说这是上位者必须有的心术,那他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环境最能改造一个人,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时代里玩弄一点心术的普通小白领了。

所以他只是含笑地和蔡锷说着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松坡先生实在是太夸奖我了,我不过是秉承着大家的公议,做了一点事情出来罢了。未来如何还要看看呢……现在要紧的是你的身体问题。你和百里兄是我国军界的两大泰斗,才学远胜兄弟十倍,未来借重的日子还长着呢!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百事都不用操心,这样可成?”

蔡锷目光闪烁地看着雨辰,仔细地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雨辰也沉得住气,只是含笑看着他,眼睛里面的神色,全然是温情关怀,换一个人,说不定真的就被他感动得五体投地了。但是蔡锷心里面却只是苦笑,民国短短的一年多历史,政坛上面就换了两个强人。袁世凯的作风是权术味道很重,以官位爵禄网络天下英雄,手面很大,但是考虑的更多是团体乃至个人利益,到了后来,国事已经放在这些私心后面了。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始终不敌雨辰的原因。在政治上面,他更多的是抱残守缺,他的做法,和清末时代政治情势没有什么变化,无非就是披了一件民国大



总统的外袍罢了。

而雨辰呢,在权术方面虽然还不如袁世凯,但是笼络人的手段却和他仿佛。但是他更多的是对症下药,不是一味地以官位爵禄来诱惑人。看看他搞的青军会,和对国战的反应那么激烈慷慨就明白了,他知道人心所向!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他有多少为个人私心考虑的事情,有些加固自己权位的做法,也是应有之意,他要不这么做,反倒是奇怪了!最主要的事情是,蔡锷也敏锐地发现了,雨辰知道这个国家已经不能维持旧有的步伐和做法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的确实需要改革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要做到哪一步才算得体,现在任何人都没有答案。他只是希望雨辰不要步袁世凯的后尘,以一个团体作为自己角逐到这个天下的基础,最后又囿于这个团体之内,不能示天下以公,最后国家大势,就败坏于钩心斗角的斗争当中。现在这个国家,多么需要天下有识之士的共同出力建设啊!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不管雨辰多么不愿意听他把意见当面说出来,但是他觉得自己非说不可。蔡锷的声音悠远,听起来似乎还带点金石交加的声音:“雨司令,我的身体,当真是并不相干的……如果说以前有些病,也是看着国事在一天天的败坏,自己却无能为力急出来的!现在袁世凯已经倒下,重任落在了您的肩头,天下之大,却已经没有能和你正面角逐的力量啦……”

他斟酌着词句,神色也变得越来越郑重了:“现在还有其他实力,无非就是北洋残余和同盟会的民党。雨司令已经给了民党出路,将他们拉拢到自己的旗下,这也是双方理念,多少有相近的意思。但是北洋经营那么多年,北洋人员遍布中央地方各处,现在雨司令对他们的做法却是暂时维持敷衍。二十万北洋军只给了四个师的番号,中央部门现在等于完全推倒!挺进山东,除了还留一个都督,其余官吏一概裁撤。将来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不给他们出路啊!这些人如果没有了出路,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出来?当初清朝停八股科举考试,一味将国家军政大权交给地方实力派或者留洋回来的学生。那些指望通过科举出身的士子没了出路,就大量地跻身新军,最后新军就成了清朝的掘墓人。我是练新军出身的,这些太清楚不过了!现在司令对待北洋虽然和那时的情势不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司令的确实需要对他们有一个安置,说句诛心的话,对民党势力也是一个牵制平衡!他们这些人的本事经验,也不能浪费了啊!”

这话实在是说得透彻交心,一下就让雨辰霍然站了起来,大步地背着手在厅内踱步。自己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么坦诚无欺的谈话了?雨辰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神色泰然的蔡锷,实在是非常有道理啊!自己原来几个心腹,一直坚持自己意见的何灼然有意无意地被自己冷落在核心小圈子之外。吴采只是埋头做事,是自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对自己的决定几乎从来不反对。陈山河就是自己的盲目崇拜者,别指望从他口中听到什么建议。李章云只是自己的大管家,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唠叨他几句,上次还被驳了一个没脸,现在看自己的神色还有些警惕的样子。陈卓算是自己搞党派政治的一把枪了,但是枪就是枪,还是要听他这个主人的。蒋百里原来还能维持和自己平等的思想和地位,但是自从表示效忠以后,这种平等也越来越维持在面子上而已。天津会议以来的翻云覆雨,自己做得让他大出意料,从此

